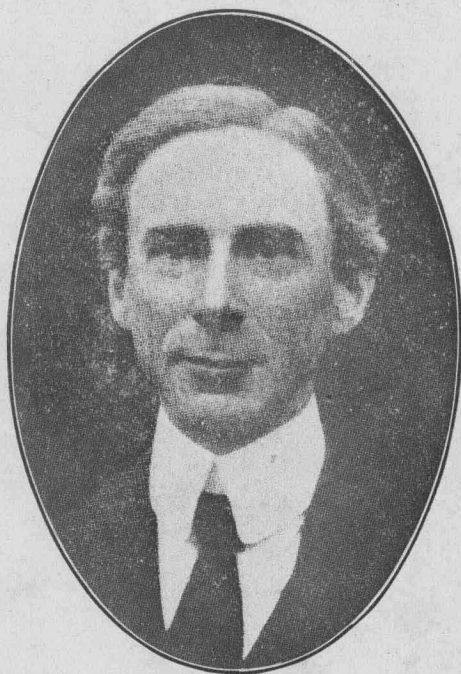


晨報社叢書第四種

社會改造原理

Bertrand Russell 著者羅素



中華民國九年九月一日印刷
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一日發行

所必翻印
有究印
權

總發行所
分發行所

北京丞相胡同
晨報社
大書房

著者 英國羅素
譯者 余家菊
發行所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
晨報社
印刷者 北京丞相胡同門牌四號
明明印刷局

不折不扣
定價大洋五角
外埠另加郵費五分

本書要目

第一章	生長的原理	一至二八
第二章	國	二九至五五
第三章	戰爭制度	五六至八四
第四章	財產	八五至一一〇
第五章	教育	一一一至一三〇
第六章	結婚與人口問題	一三一至一五四
第七章	宗教與教會	一五五至一七八
第八章	今當何爲	一七九至二〇〇

社會改造之原理

英國羅素著
余家榮譯

第一章 生長的原理

凡能感受新鮮印象、而又有活潑思想的人、他從前的信仰與希望、經過此次大戰、必定發生若干變化。至於各個的變化、變成什麼東西、則關於各個人的性格與境況、原不一律；但在或種形式之下、此種變化幾為萬眾一致的。我此次所獲得的第一件見解、即什麼是人類行為的源泉、即我們可以希望此種源泉變成什麼。如果我的見解是真的、政治哲學就有了堅定的基礎、在危急的時期、可以免於動搖、比較因襲的自由主義之哲學要穩固得多。以下的講義、雖說只有一篇談論戰爭、然而都是根源於戰爭所暗示的人類行為的源泉、而且都是生於改造歐洲政治組織以避免戰爭的希望——我信此種希望可以實現、不過要把經濟的及社會的生活、大大的根本改革一番。

有種信仰與感情、使人覺得戰爭是必要的。站在這種信仰與感情的勢力圈以外的人、即不免孤立而與一般活動隔絕。當大戰爆發時、公衆的災厄、立刻使他的惻隱之心高漲到了極度、此種惻隱之心去掉他的冷靜態度、而使他投入於澎湃全歐之自滅的衝動。許

多人朝着自己毀滅的方面跑、急於要救這些人、就不得不反抗潮流、不得不挑起仇視、不得不受人冷眼、不得不暫時失去取人信仰的權力。要防止別人的仇視、固然不能；但是藉着想像去了解、藉着了解起同情、藉着同情去抑制自己報復的仇視、那就操之在己、求則得之。若是沒有了解與同情、想除去世界所受的痛苦、畢竟是不可能的事。

對於此次大戰、有兩種見解、我覺得都不妥當。我國（英國）流行的見解、以此次大戰歸咎於德國的暴戾、許多平和主義者又以之歸咎於外交的糾紛與政府的野心。我看這兩種人所見到的範圍、都沒有見到戰爭發生於普通的人類性質。德國人和其他組織政府的國民都是同樣的人類。一種感情、激動一國國民、就可以同樣的激動他國國民。承認戰爭的、不獨德國人、也不獨狡詐的外交家、如果深惡戰爭的觀念、遍佈到德國以外各國與各階級間去了、那末、戰爭的發生就絕對是不可能的。受人所相信的事有些是不合理的、人不相信的事有些反是合理的、從這些事可知人類衝動的真相——對於個人的衝動不定知道、（因為信念是傳染的）對於羣衆一般的衝動則必能了解。人類相信許多沒有充足理由的信念、因為人性常常半意識的要求某種行為、要說這種行為是合理的、就不可

不說他的信念是真的。無理由的信念、乃衝動對於理性之報復的虔敬。此等信念、使相反抗的我國人和德國人一樣的相信服務戰役是人生天職。

承認這等見解的人、將立刻發生一種思想、以爲人類如果多受些理性的支配、世間局面一定良好。戰爭對於雙方的戰鬥者都有無限的損害、這是大家在平和時代都知道的、一到了瀕於戰爭期間就一概忘却；由明眼人看起來、戰爭這件事、簡直是發狂。如果衝動更多受些抑制、如果思想更少受些感情的支配、人類或者可以看守他的心靈、使他莫向着戰爭的狂熱去進行。一切爭端、或者可以得着友誼的解決。此等見解、確是真理。但止乎此、則欠圓滿。有種有智慧的、合理的慾望、可以成爲感情。有此種感情的人、才可以知道有智慧的、合理的慾望、才可以抑制戰爭的狂熱。祇有感情可以抑制感情、祇有相反的衝動（或慾望）可以抑制衝動。因襲的道德家所傳佈的理性、實在太消極、太無生氣、不足以造成善良生活。防止戰爭、不能單賴理性、所可依賴的、是反戰爭性的感情與慾望所造成的積極生活。我們不可單顧有意的思想生活、衝動的生活、很有改善的必要。

人類一切活動發生於兩種源泉——衝動與慾望。慾望的位置已經很爲人所重視。有人有時覺得不滿足、又不能立刻獲得可以引起滿足的物品、在這個時候、幻想就把他們所相信的快樂的觀念、帶到他們的心頭。一切慾望、從感覺需要到滿足的時機、中間有許多期間。慾望所鼓動的行爲、有時他自身即是一種痛苦。慾望得着滿足、有時必須經過長的時間。所追求的目的物、有時在我們生活之外、甚至有時在我們死後。意志是一種指導力、他不願伴着行爲的痛苦、不受他種矛盾的慾望與衝動的誘惑、他多半存在於追隨某種目的的慾望之中。這等見解都很尋常。而且從來的政治哲學、已經差不多完全立足在「慾望是人類行爲源泉」的上面。

然慾望祇能支配人類行爲的一部分、而且他所支配的、並非最重要的、乃爲較有意識的、明瞭的、開化的、一部分。

人類性質中有一部分、更富有本能性；在這一部分上、我們受衝動的支配去做某種行爲、並非受支配於有或種目的之慾望。兒童跑跳叫喊、並非因爲他們有實現某種善行的意向、乃是因爲他們對於跑跳叫喊有了直接的衝動。羣狗吠月、並非因爲他們想着吠月

有何等利益、乃是因爲他們受了吠這個衝動的驅使。飲食、戀愛、口角、誇炫、等行爲、都是單純的衝動、並非發動於或種目的。有些人相信人爲萬物之靈、他們以爲人類誇炫、是由於希望別人對於他有好的批評。是否如此、我們祇須回想一事、就可了然；許多時候、我們明知必受別人侮慢、但不願停止誇炫、可見誇炫是一種衝動。衝動的行爲常常達到最適宜於自然人的結果、但不是因爲這個結果才去作爲。這些作爲是由於直接的衝動。此等衝動即在不能達到正當預期的結果時、也非常強烈。成人每每喜歡說、他比兒童與犬要富於理性些、而且無意的把衝動在自己生活內的大活動隱瞞着自己。這種無意識的隱瞞、時常伴以一定的有意的計畫。當一種衝動在發生的一瞬間未曾放肆時、隨後必發生一種慾望、要求享受該衝動之預期的結果。在合理的諸種預期結果中、若有幾種顯然矛盾、競爭就起於預知與衝動之間了。如果衝動薄弱、預知就可以戰勝；此即所謂服從理性的行爲。如果衝動強大、那就、或者預知失去信任、或者將不良的結果都忘却了；若是有英雄風骨的人、便將一切結果、都豪爽的承當着。馬克伯 Macbeth 自知必敗、然而並不臨陣偷逃；他呼喊道：

下力！馬克斗夫！先呼喚的人受天譴、地獄、十足！

但是如此強烈豪邁的衝動、確是稀少。在衝動強大時、多半的人、藉着半意識的選擇注意、勸告自己說：適當的結果、可以從衝動的放肆中發生出來。一切哲學、一切倫理的評價、皆不出此種方法、都是服役於衝動的思想之結晶、這種思想的目的、在供給衝動的放肆、以準合理的基礎。唯一的純潔思想發生於知的好奇心的衝動。這等衝動、產生認識與理解的慾望。但是尋常所謂爲思想的、多半起源於非知的衝動、多半是單純的自慰手段、以爲放縱這種衝動、決不至於失意、決不至於受損。

衝動被抑制、我們即感覺不愉快、甚至感受激烈的痛苦。要避免痛苦、可以放縱衝動、此際的行爲乃爲有目的的。但是因爲衝動才有痛苦、至於衝動自身則趨向於行爲、并不避免由抑制衝動所生的痛苦。衝動自身依然爲盲目的、而且避免痛苦的目的、僅發生於衝動暫受抑制之時。

衝動是我們行爲的根本、比慾望還重要些。慾望活動有他的相當範圍、但沒有平常所想着的那樣大、衝動攜帶一團虛構的慾望：他們使人類感覺着他們所要求（由放縱衝動

得來）的結果；又使人類感覺著他們的行動是爲着結果的原故；實際上他們的行動、除却自身外、並無何等動機。有人著書或者繪畫、因爲相信可以藉此獲得讚賞；但是一經作畢、如果創造的衝動尙未疲勞、剛纔所作的事立刻就變成無意味的、而且又想從事於一件新工作。可以應用在美術的創造上面的道理、一樣的可以應用到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項：轉移我們的是直接的衝動、我們想着我們所有的種種慾望、不過是衝動的裝飾品。

與衝動相對待的慾望、在人類生活上、實有廣大而且益益增高的統御力。衝動原來奔放不羈、原來是無政府的、不容易組成適宜的系統。在兒童與藝術家、此等情形、原可寬恕、但是希望別人謹肅相待的人、若有此等情形、則大不相宜。賃銀的勞動、是從慾望發生的、不是從衝動發生的；勞動自身、多少令人厭棄、但是需要工銀、所以不得不勉強做去。在工作時間、除少數人外、一切鄭重的活動、專受目的的統御、並非受統御於向着此等活動的衝動。在此等情形之下、適當衝動之價值、未曾受人了解、所以由此所發生的流弊亦無人知道。

有人排斥現實的以及理想的衝動、衝動對於此等人、常常類似發狂。衝動的發生、不是由於結果的預期、的確是盲目的。排斥衝動的人必就結果爲精密的計量、更必計量可以發生的結果是否我們所需要的結果。此等意見之特質、好像是倫理的或理智的、然而此等意見之真實根本、乃是特異的衝動。在此等情形之下、衝動的特質存在許久、即許久不能獲得意見的真一致。有人有勇健的生活、他的強烈的衝動、在別人看起來、簡直是毫無思想。盲目的衝動往往導人到毀壞與死亡、然而亦有時導人成就世界上最善的事情。盲目的衝動是戰爭之源、亦是科學、藝術、愛情、之源。吾人所需要的、不是衝動的弱點、不是要他指示死亡與荒廢的方向、是要他指示生活與生長的方向。

不管道德家怎樣說法、不管經濟上怎樣必要、依賴意志去完全抑制衝動、是可以不必的。排去衝動、用目的與慾望統御着的生活、真是苦惱的生活。這種生活消耗活力、到後來、使人對於他所追求的目的亦冷淡了。若有一國國民、都用此種態度去生活、此國國民必流於萎靡、沒有充足的氣力去認識慾望前面的障礙物、而且加以排除。

近代產業主義與社會制度、常常使文明國民不得不排除衝動、而單靠目的以爲生活。

此種態度的生活之結局、必使生活的源泉涸渴、除非另有新衝動發生、不同於意志所常常抑制的新衝動、不同於思想已經意識了的新衝動。此等新衝動、比較從來所抑制的衝動、容易發生惡性的影響。過度的節制、每每引起殘忍與破壞的衝動、尤甚的是來自外界的過度的節制；此即軍國主義何故在國民品性上發生惡影響之一種理由。如果自然的衝動不能得相當的發洩、所產生的結果、不是活氣的缺乏、即是暴戾的、戕生的新衝動。人類的衝動、非在初生時、即受了天性的決定；在一定的很廣的範圍之中、可以大大的爲各人境況與生活態度所變化。此等變化之性質、應加以充分的研究、研究的結果、可用以判斷政治組織及社會制度所釀出的善善惡惡。

戰爭爆發的主因、不在理性、亦不在慾望、乃在衝動的生活。有侵掠的衝動、亦有抵抗侵掠的衝動。有時、兩種衝動都可與理性符合、但在多數事項、他們的活動都與理性極端相反。他們各引出一團附屬的信念。與侵掠的衝動相合的信念、在伯哈的 *Burnhardi* 內面、在古代回教徒之戰勝者內面、都可以窺見、在約書亞記內面、更可以窺其極度。首先即可發見他們以爲他們自己乃優秀民族、乃天之選民。因爲有此等信念、就以爲自

己族內的善惡始有真正的重要、至於其他民族、不過祇供優秀民族所征服或救濟。在現代政治上、此種態度表現在帝國主義中。全體的歐洲人、用此態度對待亞洲人與非洲人、許多德國人又用此態度對待其他之歐洲人。

與侵略的衝動相對待的、是抵抗的衝動。舉其實例、如以色列人之對待腓尼斯丁人、又如中古時代歐洲人之對待回教徒。此衝動常使彼等相信彼等所恐怖之敵人有特別罪惡、又相信彼等如果敗北、則彼等偉大的國民性必受蹂躪。此次大戰爆發時、英法等國主戰論者、都開始高談民主主義的危機、其實彼等從來反對民主主義不遺餘力。彼等如此說法、並非真誠的：反抗的衝動、使他們寶貴德國人所將危害的一切事物。彼等愛好民主主義、因為彼等嫌惡德國人；然而彼等以為彼等嫌惡德國人、是由於愛好民主主義。侵掠與抵抗兩種對待的衝動、在各交戰國內、都很活動。未曾受此等衝動支配的人、大概可分為三種。第一種人對於他們所服從的國家、有民族的反感。如愛爾蘭人、波蘭人、芬斯人、猶太人、以及其他被征服的國民等。從我們的意思、此等人可暫置在討論範圍之外、因為彼等與參戰的國民有同一的性質、單祇外面的情形不同而已。

第二類未曾參加戰爭的人、他們的衝動多少已經萎縮了。平和主義之反對者、猜想一切平和主義者不是被德國收買了、就是屬於此類萎縮的人。彼等以為平和主義者、是涼血的人、無情的人、當同胞為祖國犧牲生命時、他們還處在傍觀的地位去冷靜的思考。有些被動的平和者、除了不積極的參加戰爭外、完全無所活動、在或種程度之下、前述反對平和主義的話、對於此等人確是真的。我想、戰爭的辯護者、非難此等人、可謂為是正當的。雖說引導戰爭的衝動釀出許多破壞的行為、然而有此等衝動的國民、比一切衝動都如死灰的國民、究竟還有希望些。衝動是生命的發現、衝動存在、還可望從死之方向轉到生之方向；若無衝動即是死亡、從死亡不能產生何種新生命。

然而積極的平和主義者不屬此類：彼等非缺乏衝動的力量的人、彼等的非戰衝動、十分強烈、足以壓服好戰的衝動。反背國民全體的活動、主張表面無望的事、挑起輿論的唾罵、防止羣衆感情的傳染、此等事到底非不熱心的人所能做得出的。避免輿論嫌惡的衝動、是人性內最强的衝動、要壓服此種衝動、祇能利用直接的、無計較的衝動之異常的力；單賴冷靜的理性、決不能鼓動如此的行為。

衝動可分爲兩種、即求生的衝動與求死的衝動。表現在戰爭中的衝動是求死的衝動。求生衝動中之任何一種、如果有充分的強烈、即將導人挺身而出以反對戰爭。此等衝動、有幾種在極文明的人性中很佔優勢、有幾種是普通人性的一部分。科學與藝術的衝動、在求生的衝動中、是較爲更文明的。許多藝術家、完全不爲戰爭的感情所動、不是由於他們感受性之薄弱、是因爲創造的本能、幻想的追求、使他們批評國民的感情、而且不承認文飾好戰衝動的神話。少數科學衝動強盛的人、已經注意戰爭團體之仇視的神話、而且因爲知此真相、所以保守中立。但是如此洗鍊過的衝動、不能產出改造世界的偉大的、普遍的、力。

在人生方面有三種力、無須精神上特殊的稟賦、在現代已有多少的存在、在改善的社會制度之下、更可以極其普遍。三種力即戀愛、建設的本能、與生之歡樂。在現代生活狀態之下、這三種力都受了防害與萎縮——不但貧窮的人、且有大多數有相當生活的人。現代的制度、都建築在不正義與權力之上；我們祇有塞着同情的心、閉着真理的眼、才能忍耐我們所視爲利藪的壓迫、與不公平。因襲的成功觀念、引誘許多人去做無活力

的頹喪生活、把一切活潑的衝動都犧牲了、而且把人生的歡樂、都喪失在無窮的煩惱中。我們的經濟制度、差不多使一切的人都不得不捨棄自己的目的而去實行別人的目的、又使我們覺得實行的意志過於薄弱、而且僅能享受最小量的被動的幸福。如此一切的事、都破壞社會的剛健性、都減少個人向上的熱情、都減削達觀世界的的能力。如此一切的事、都是有害無益、可用智慧與勇氣去結束了他。如果此等事結束了、人類之衝動的生活將要絕然的面目一新、我們可以向着一種新快樂與新勇氣去進行了。我的講義的目的、就是要促進這個希望。

在人類生活上、各種真正重要的衝動與慾望、並不彼此分離、都是從生長的中心原理發散出去的。本能的衝動在一定的方向內引導他們、正如樹木尋求日光一樣、祇要本能的運動未受摧殘、無論發生何種不幸的事、絕不至成為根本的災厄、亦不至產出由妨害自然生長所得的惡劣結果。如果我們要直覺的了解某人、必須憑着想像去理會他的內在的中心。此內在的中心、人各不同、而且決定各人可能的特長。社會的制度、對於個人能盡的最大義務、即是讓各個人去自由的活潑的生長：社會不能強迫個人隨着別人的